

# 「神兽」回笼

□朱晓梅

疫情形势渐缓，神兽决定返校修行，言辞颇为坚决。附加了对居家环境的鄙视：嘈杂、喧闹，暗讽了我买房目光的短浅：鼠目、无前瞻性，表达了对兽笼的向往：安静、恬淡。

一想到她要到疫情病例并未清零，感染风险高的大城市，我就心慌得厉害。大城市人来人往，又要坐公交车、又要坐地铁，关键有输入病例，万一感染咋办？再说，学校又没有强制返校，返不返看自愿。反正是上网课，哪里上不是上？在家里，她想干嘛就干嘛，我自认为开明，从没有干涉过她的自由，多晚睡觉，多晚起床，我是任其发展，从不多嘴多舌。哪怕起床就要吃饭，听课途中要吃零食，我是任劳任怨，无怨无悔。神兽与我的关系如同鱼水，小秘密也愿意与我分享。试问，家长做到这份上，算得上民主吧？神兽与我摆事实讲道理，我一概听不进去。说一千道一万，反正一句话，不想她返校。于是不愿意写“家长知情同意书”，不提供家长身份证，也命令先生不许写。没有“家长知情同意书”，学校不会同意她返校的。有了杀手锏，我暗自得意。

神兽横眉冷对。我是怒目相向。互不相让，于是冷战。神兽把手提电脑搬进卧室，摆在床上，关门与我隔绝。吃饭都是先生端进屋里。先生讨好神兽的做法我无比鄙夷，不与我形成战略同盟，构建统一战线，家庭如何和谐？

我恼得厉害，赌气不做饭，出门闲逛。先生狗腿跟上，媚笑连连，看样子想做说客。我不搭理他，随便上辆公交车，不言不语。心堵得慌，看什么都别扭。

公交车停在西山上。我茫然下车。两边青山葱茏，鸟鸣阵阵。远望，云山雾海，山势起伏。于是信步前行。谁家庭院，月季壮如小树，花开正艳。数朵红花挤挤挨挨，大如拳头，一朵一朵，如燃烧的火球。满树绿叶映衬，更显月季张扬泼辣。花开得热闹非凡，甚是肆意不羁，虽不华丽，却尽显旺盛生命力。

驻足间，远山雷声隐隐。天色突暗，一阵风过，雷挟雨疾驰而来。急退于屋檐下，看雨即兴表演。

刚开始，雨有些羞怯，飘飘洒洒。而后，雨水如豆，砸在地上，粒粒作响。后来，雨铺天盖地，咆哮着倾泻而下。屋檐水流汹涌，密如瀑布，裹挟着哗哗的吟唱。水气扑面而来，雨水四溅，打湿裤脚。

风雨里，月季花任凭雨水冲刷，却不曾跌落。先生言笑晏晏，似有所指：室外的花总比温室的坚强。废话！谁不知道，温室的花经不得风雨。可一想到新冠的狠戾，心里那道坎怎么也过不了。

默看雨水在地上赛跑、聚集，汇成小溪横冲直撞，勇往直前。

先生又说：这些水，终究是要流向大海，拦是拦不住的。大海，才是它们的目的地。

听进去了，并不答话。

雨不长，肆虐一阵哑了喉咙。天渐明亮，搭车返家。神兽大约听得门响，出来探望。见是我们，意外问候了一句：“你们，淋雨了么？”心中涌起怪异的滋味。先生急忙答：“没有没有。”语气说不出的和蔼。室内传来教授讲课的声音，神兽看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进屋、关门。

先生捅捅我，贼兮兮地笑：“看嘛，她关心你。”窃喜。虽然神兽的话问得笼统，可终究对着我说话了，这不算算得我的胜利？正踌躇弄什么来吃，门被敲响。一个外卖小哥戴着口罩，露出含笑的眼。他拎着一大包东西，温和地问：“请问是罗飞吗？”我愕然摇头：“这里没有罗飞，你送错了，打电话再问问吧。”

外卖小哥很是不好意思，急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了。”

先生感叹：“年轻人这样子很好，奋斗的青春才有回忆。我年轻时就赶不上他们。”

突然就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懵懂和倔强。那时和父母也是意见相左，经常惹得他们勃然大怒。当时的我，对于父母的不理解是痛心疾首，发誓以后为人父母必定不会走他们的老路。可走着走着，怎么还是走到那条道上去了？

没过一会儿，门又被敲响。还是那外卖小哥，他肯定地说：“就是这里，没有错，我打过罗飞电话了。”

我疑惑地望向先生，他摊摊手示意不是他下的单。

此时，神兽出门，平静接了外卖，客气道谢。

我惊讶地张大嘴。先生问：“你怎么叫罗飞了？”神兽看我们一眼，叹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不是信息保密，防止诈骗么？”

看着神兽神色自若，我颇有感触。想起疫情初期，我漠然。神兽无比紧张，买口罩、买消毒液，逼迫我们洗手消毒，限制我们外出，随时跟我们科普新冠知识，报告最新情况。她是几个月都宅在家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严格防控，除夕也断然拒绝团年，比谁做得都好。倘若她去学校，我应当，可以放心吧。反观我，订餐或者网购，全部用真名，不经意间，信息早就被我泄露了，怪不得总有那么多的陌生电话打进来。安全意识这一点上，我还真比不上她。或许，我真是落伍了。记得参团旅游，我也是禁不住导游诱惑想要买东西，神兽是厉声阻止，坚决不允许我掏钱。我微叹口气，又有些自豪，神兽，这是长大了？

神兽见神情落寞，过来拉我：“妈妈，来吃吧，我点的三人餐。你放心，在外面我会注意防范的。学校给我们发口罩、消毒液，措施很到位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不会拿生命开玩笑。返校，也是为暑假工作打算。”

神兽主动和我讲话了！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，我惊疑地看着神兽，她目光诚挚，神情坚定，再也不是那个等着我拿主意的小孩了。是啊，神兽长大了。雄鹰，要在天空翱翔；骏马，要在草原奔腾。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

我走到桌前，麻利写了份“家长知情同意书”，连同身份证，一起递给她。

神兽一愣，惊喜万分，深情喊了声“妈妈”。

多日的不快霎时远去，心里竟然无比轻松。人，总是要不停成长，不断成熟。譬如步入中年的我，感觉又成熟了那么一点点。放手，需要勇气，而这勇气，是对神兽成长的信任。

# 父爱是清凉油的味道

□张军霞

每年到了夏天，我都很遭罪，因为蚊子似乎对我十分偏爱。就算一家人共处一室，蚊子也最喜欢叮着我咬，夏天的晚上出去散步，对我来说更是一种考验，于是我养成了出门必备清凉油的习惯，于是味道不好，但有了这个神器的呵护，总算有效阻挡了蚊子和我的亲密接触。

童年时，我一度十分讨厌清凉油的味道。记得那时，父亲总是跟着村里的几位叔叔，到外地去找活干，由于路途遥远，父亲几乎只有在春节时才回一趟家，这就导致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十分生疏，一心只依恋着母亲。记忆中有夏天的一个傍晚放学回家，意外地看到父亲坐在堂屋的椅子上，他一看我就柔声说：“我妮儿放学了？过来让我看看，你又长高了没？”不知怎么的，我心里觉得别别扭扭的，没有一点久别再相逢的喜悦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要去写作业了。”转身就进了里屋。

我知道，自己的失望一方面是因为嫉妒，因为父亲回家的日子，母亲总是忙得团团转，要拆洗缝补他带回的被褥，要准备他下一次出门要穿的应季衣服，还要跟着父亲去赶集，添置些家里早就该买、却一直舍不得买的东西，总之她每天忙，几乎完全无暇顾及我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不好意思说出口，那就是我闻到父亲身上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他每次稍稍靠近一些，我就觉得鼻孔不舒服，只想赶快逃离。

有一天吃饭时，我故意挑选了一个距离父亲较远的位置，本来正准备给我夹菜的他，筷子停在半空中，表情显得十分尴尬。母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幕，当天晚上，她特意避开父亲，单独问我：“妮儿啊，你这是怎么啦，你爹一年到头在外面干活，又苦又累，好不容易在家待几天，就想稀罕稀罕自己的闺女，你却总是爱搭不理的，这得让他多伤心呀！”“我才不想让他稀罕呢，身上的味儿难闻死

了！”我倔强地昂起头，母亲被气坏了，她一个巴掌挥过来，却没能落在我身上，而是被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的父亲挡住了，他把母亲拉出屋子时，我伤心地大哭起来，隐约只听到他说：“她还那么小，禁不住打。”

又过了几天，父亲背起行囊再次远赴他乡，家里又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，母亲在院子里转转，看看父亲起早劈好的木材，整整齐齐码放在灶房门口，猪圈的栅栏修好了，鸡笼也重新用铁丝加固了，她喃喃自语地说：“这一走，又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来……”转身看到我，又是一声长叹：“你爹去干活的那个地方，气温跟咱们这里不一样，那里一年四季都很热，蚊子也非常多，你爹经常被叮的全身都是包，他也是没办法，只好使劲往身上抹清凉油，也就是你说的那种怪怪的味道。清凉油的味道确实不好闻，但它至少能吓跑蚊子，让你爹不用那么遭罪啊……”

没想到会是这样，我又羞又愧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感觉很对不起父亲，当天晚上还曾在日记本里写到：“我要攒钱买清凉油，买好多好多，等父亲下次回家时，全都送给他……”时隔多年，我已经记不起后来是否给父亲买了清凉油，我只知道，后来再也不嫌弃他身上的味道，他漂泊在外，努力挣钱，一心想给女儿更好的生活，那小小的清凉油里，满满都是父爱呀。

如今，我也如当年的父亲一样，喜欢上了随身携带清凉油。有一次，我问70多岁的老父亲，还记得当年清凉油的事情吗？他挥挥手说：“不记得！”也许他忘了吧？我也只是在每次拿起清凉油时，记忆偶然会被拉扯回遥远的从前，仿佛所有的童年往事，都隐隐散发着清凉油独特的味道，真想拥有穿越时光的本领，回到过去，对那时的父亲说一声：“对不起。”

# 一元钱的尊严

□陈亦权

我9岁那年的初春，父亲和母亲商量着要买个播棉器（用来播种棉花的一种小工具），父亲说我们镇上卖三块二，但听人说隔壁镇只卖三块钱。家里刚好只有三块钱，不如就去隔壁镇上买。母亲说多走几里路就能省下两毛钱，值得。

父亲带着我去了隔壁镇，人果然卖三块钱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买好播棉器以后，父亲很高兴，牵着我的手往回走。我们正靠街边走着，父亲突然“唉哟”一声，他因为没留意，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崭新的自行车，自行车“咣当”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一辆自行车就相当于现在的一辆宝马。父亲连忙弯下腰来把自行车扶起来，店里有好几个人也随即冲了出来，一个穿白衬衫的人让我们先别走，他检查了一下自行车，发现车把手上的塑料套子开裂了，就让父亲赔一元钱。父亲红着脸说：“我现在身上没钱……我过几天给你送来行不行？”

“听你口音是隔壁镇的吧？你走了还会送来，别当我们是傻子！”那人说。

“我真没钱了，口袋里就三块钱，刚买了个播棉器。”父亲还是红着脸说，“我过几天一定给你送来。”

那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，然后重新检查了一番自行车，当他们确定只是把手的塑料开裂之后，那穿白衬衫的人不耐烦地朝父亲挥了挥手说：“滚吧，滚吧，遇上你这种不是穷鬼就是无赖的人，算我倒八辈子的霉！”

父亲带着我离开了，回到家后，父亲对母亲说了刚才发生的事儿，就去院子里捉住了家里唯一的那只老母鸡，要提到街上去卖。母亲阻拦说：“家里就这一只下蛋鸡，不能卖！”

“下蛋鸡也卖。”父亲说。父亲提着鸡，又带着我去到我们自己镇上。我们在街边大概站了一个多小时后，终于有人来问价了。父亲急着卖，两元钱就成交了。那人提着鸡吹着口哨着走了，父亲把那两块钱放在口袋里，又带着我去到隔壁镇，重新回到了刚才撞倒自行车的那个地方。父亲走进店里，问那个穿白衬衫

的人说：“自行车是你的，对吗？”

“当然是我的，怎么了？”那人说。

父亲把一块钱递到他手上说：“这是赔给你的一块钱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”那人有些不知所措，父亲又昂首挺胸地补充着说：“还有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才不是‘走’回去的，而是‘滚’回去的。”

那人也有些尴尬地说：“我也是一时口快，对不起，真是一时口快。”

父亲没有再说话，重新牵起我的手带我离开了。回家后，母亲问父亲老母鸡卖了多少钱，当父亲告诉她只卖了两块钱的时候，母亲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，眼泪很快就渗了出来，她抹着泪说：“真要卖的话，这只鸡至少也能卖五块钱！”

父亲安慰母亲说：“我也心疼，但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孩子知道：‘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，就是再困难也要承担起来，而且我还想告诉我们的孩子，虽然我们家穷，但只要我们品行端正，是没有人可以随意侮辱我们的。’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要带着他出去的原因。”

听着父亲的话，母亲虽然依旧抹着泪，但她轻轻点起了头。母亲虽然心疼那只老母鸡，其实骨子里也赞同父亲的做法。

这件事已经过去40年了，但每次回想起来总是觉得记忆犹新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似的。我想，这大概是父亲给我上的第一堂人生课吧——他用一只只卖了两块钱的老母鸡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之课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诚信，什么叫承担，什么叫尊严。

